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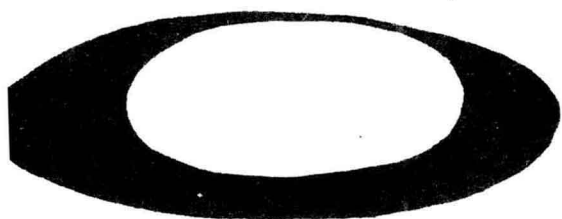


志

主 尚 政 文 集



王尚政文集



(京)新登字 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王尚政文集/王尚政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5.10

ISBN 7-5057-1265-9

I. 恋…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4516 号

书名	恋——王尚政文集
作者	香港 王尚政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通县曙光印刷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11,700 字
版次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265-9/Z·116
定价	5.50 元

责任编辑：韦尔立

装帧设计：葛 蹇

目 录

绿窗梦回	(1)
一个港方副董事长的自白	(8)
灯	(15)
单独	(19)
花歉	(28)
游观鸟园记	(33)
厦门之恋	(38)
寄语厦门人	(42)
乡情	(45)
家乡，在我的心处扩大	(51)
椰树	(54)
镜子	(56)
理发	(60)
快乐的盗窃者	(63)
吞表的人	(66)

香港“民主墙”的设计师	(68)
双鱼妙计瞒天下	(72)
人才说	(75)
武夷纵横	(80)
谈理想的不可失落	(85)
自由的真谛	(92)
致故乡女诗人	(99)
菲岛记事（七篇）	(108)
故乡的土	(108)
南国婚礼	(109)
有啤酒就有 Buhay	(111)
小工阿蒙	(112)
吕宋钱，唐山福	(113)
菲华的年轻一代	(115)
圣地亚哥	(116)
四十年代旅菲诗文一束	(119)
亲爱的乡人	(119)
灯前	(120)
毁掉它	(121)
帐	(123)
记下了	(125)

文化界的兄弟们	(126)
怀念	(128)
古老的都城.....	(132)
我们的车夫.....	(134)
吊科雷吉多尔战场.....	(143)
提丽莎	(160)
凌晨电话	(169)
内地阿伯	(177)

绿窗梦回

新居的客厅有个伸出屋外的窗台，正对着柏架山的满绿，和满绿里涌出的一股山泉。

正是盛夏，温度都在三十三四度之间。我有一样毛病，既怕酷热，又承受不了电风扇的吹袭、冷气的“雪藏”，常常冷不防间，便要连打几个喷嚏，着了凉的征象，继而纠缠终月不离。所以我对于香港的夏天，早怀有一种恐暑病。这回搬进新居，我一眼便看中了客厅向南的一个五尺多长二尺余阔的窗台了。

这原是建筑商玩的偷天把戏，把一系列窗台建在墙外的空间，便是为每单元凭添了数十尺面积。因它们悬在半空，住在高层的人望落地面，都不免吊起半个心，胆子小的更都晕得闭起眼来。所以八九成人家，都只在窗台上放置三两盆花，间或晾挂些衣被，独我看中这一角，它便成了我生活里一个重要位置。

先是我拿一个枕头垫着窗台的一边，背靠墙壁读书，清风徐来，泉水叮咚，书中的黄金屋、颜如玉，直情渗透入脑，比参禅还要入神。后来索性躺了下来，这五尺乘二的窗台恰好容得下我。啊，我蓦地进入了意想不到的新境界！我实实在在投在青山的怀抱里了，我完全全得着那一份被绿托住的神圣感觉了。那既不是悬空的缥缈，又非被裹住的绵实，却是若即若离，若松若贴，如采花的蝶，斗欢的鸟，如掌心里悸动的翅膀，如进入轻飘的一片云……我的感觉是如此的奇特舒贴，以致灵魂儿忍不住的出了窍，刚才读着故乡女诗人的一节诗，恰恰做了我的导游：“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未能如期/也许有一次热恋/永不能相许……”

——那曾是一个绿色时期的少年，在南洋一座永不落叶的岛国。正意气风发！我用诗和散文过早地探索人生，过多地抒发爱的情怀。于是我接到一封又一封的情书，署名绿。传达温馨，诉说倾慕，期共游于天涯海角，白云当被，如茵绿草作床。曾像是一个双双低飞林际的翅膀，载着满绿的梦，陶醉着我的少年。直到有一天，我收到真正的约会：巴石河边，钟士桥畔，星移斗换，不见不散。我守着希望，守着信诚，从街灯亮起守到天明，坚信着她必会践约，猜想她的迟到是受到双亲的监视或阻拦，或只是为了给我焦急的心更多一分钟的考验。但，她终没有出现。

我失望、埋怨，但我还没有准备去承受后面飞来的一枝箭。三天后我收到她的也是最后的一封信：“那一夜，我果然见到您的实体，独自在钟士桥边徘徊。可惜您给我的不是我仰慕中的七尺堂堂之躯，远非您的诗和散文所能给的印象，因此我决定不出现见您，实在有点对不起。永别了，绿。”

少年的梦就像一片揉碎了的绿叶，抛掷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骸堆里消散……

别了，少年的梦，但是我未如女诗人说的：“让泪水流呀，流呵，默默地。”也许我会有一阵痛苦和悲愤，但我庆幸，我一生拥有和保存着爱与被爱的真诚。

一片雨云涌现在山峰间，慢慢地如奶溶在水里似的铺开，网住绿的山头、峡谷，又稀稀疏疏地飘来我的窗前。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捕捉，捕捉着虚无，但我却真正听见了绿色的旋律，伴着泉水叮咚。啊，灵魂儿忍不住二度出窍。

——那正是祖国的春天，我如葵花向太阳，蝶儿寻花蕊一样扑向她。横跨太平洋的大沟飞浪，强闯那曾是两兵对垒、波涛凶险的台湾海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如听话的孩子，学习再学习；如赤子的真诚，奉献再奉献。三十年工作劳动，希望增添神州一片绿！也许我也如一些海外归来的游子，三十年后为失去的青春嗟叹过一

阵；也许我和同辈人一样，有着过多的失望和唠叨。尤使人痛惋的，是那理想，那理想之树似变得更加遥远！

回了，青春的梦！但我庆幸，我仍保有着赤子之心，赤子之诚，在继续攀登那在邈邈云端的常春树，那在一些人们眼里已化作不值一钱的烧火棍，我仍然那么执著，那么虔诚！尽他人笑说书生意气，鄙薄当年，诗人呀，我偏要执著追求，“苦苦寻觅”！

从哪时哪地开始，雨的脚步滴滴哒哒地朝我窗台跑来。在雨帘里，我见雨洗青山山更青，我听百水呼啸泉更响！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雨稍歇了，等得不耐烦的一只母画眉先一阵吱吱呼唤，于是几个山头的公画眉争着用最迷人的歌声回应。喜鹊儿报哪个喜？也喀喀叫个不休。这时我看见绿色掩映的山路上，前前后后晃动着几把彩伞，衬在伞下的有偎依着的手臂，多姿多彩的裤裙……

——呵，我曾幻想着，长伴这满绿，这泉声，永远地做完老年的梦！但我忽然感到一点寂寞，在寂寞里升起了一种被迫离开人间的思凡。

我知道，凡间，那里有俗世的纷争，无穷权欲的角斗，金钱制造的奢侈和辛酸……但我更知道，那里有创造和开拓，有艺术的瑰宝、美和诗样的人生。呵，这世上既有我们故宫中看也看不完的伟人历史足迹，也有罗浮宫的数也数不尽的著名雕塑和绘画陈列，更有大英博物馆的掠自世界各方文明的巨大包含。我记起登上艾斐

尔铁塔，把巴黎尽收眼底的豪情，却抹也抹不掉我儿时攀登故乡东西塔、雄视祖国东南多壮志！眼前有铺陈在我窗口的绿色天地，却也忘不了那整齐、和谐绣在地球另一方的西德黑森林带！既有耳际的泉水叮咚，更有遥远而来的尼加拉瀑布的声势磅礴……

呵，我怎能寂寞地离开人间？给我岁月，给我岁月，我真想从头再生活一次！

别了，老年的狭促的梦！我庆幸我仍始终拥有着生命的活力！

正在这时候，香港作联送来一张请柬：参加欢迎故乡女诗人的座谈。呵，多么巧，我正读着她的诗“四月的黄昏，流曳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我跃然，走下窗台。

——故乡女诗人，早已是祖国的名诗人了。她去出席阿姆斯特丹的世界诗人节。回来路过香港。我的猜想没有大错，她显得成熟了，在众多崇敬者中间，大方地和众人握手言笑。但她仿佛一次也没有看到站在一旁的我，没一句动问的话，或无言的一笑。我也了然，以为世上本多是如此，更何况我从小卑微自许，奉陪末座惯了的。

欢迎会开始，我又看到了从前爱说笑的带着俏皮声调的小姑娘了。一会说，她已很能适应北欧的时间差，夜晚如白天亮光光；一会又说，她参加一次诗人会，不会朗诵，轮到她时就用闽南方言读，结果还是赢得热烈掌

声……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想：是的，一个诗人是并不排斥原来那个爱讲俏皮话的姑娘的，也许那才使她的诗增加一点青春和活力……但我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她在感谢今晚这么多长辈、朋友来看她的时候，特地说出了我的名字。我的心悸动了一下，继着有点歉意，有点内疚，不胜负担地去承受她一直留到现在才给我的一份特别致意，选择在这令人瞩目的时刻！

呵，难道是为了我的走回人间而给我以激励、以奖赏吗！？

我想不出她这样做除了真纯的谦敬以外的其他目的，我非得承认这是诗人的真正品格了。我又想，是的，一个诗人原不必去排斥那些虽是笨拙但曾是她的朋友和老师，她必定知道是许多条山沟的水才汇成一道山泉的。

绿意忽然充满了心头！

一种新绿，想为后来者举杯的强烈意念！

一杯新酿，芬芳的绿醅，真实和富于人情味的祝福！

回到窗前，眼前的绿交会着心头的绿！丰满的自然融会进多彩的人间！好像校正了频率般和谐，荧光屏似的窗台忽地对准了我的一生，咔嚓，那么清晰，那么公正不阿！

我又拿起书，翻到那一节诗：“要歌唱你就歌唱吧！

.....”

我的确很想歌唱！但是诗人呵，我无法唱得“轻轻，轻轻，温柔地”，我的歌喉只适合于呐喊，我要大声地呐喊！

我不愿沉湎于少年的烦恼
更不听那些长年无益的唠叨
我知道，泉是千百条小沟汇成
山是在锋利的刀嘴下变绿
祖国，您是喧哗的大海
涵容得江河百川
您是无言的大山
——只有宇宙创始者知道
沉默的力量
但是祖国您这常青树呀
一样不能离开土地，离开人间
您既为新人催生
也不应排除如我的暮年
那就请为我这小小窗台见证吧，
看着我为您谱完这首永绿之歌！

1990年1月7日

一个港方 副董事长的自白

历史老人是公正严肃的，却也无妨它有时开开玩笑，给我们严峻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和情趣。

鹭市（即厦门市。编者注）金市长近来常出公差，仆仆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这一次路过香港，他热情恳切地约我会面，但他到底人生地不熟的，自是我去他的住处见他。

见面时，他满口称我老师。我愣了一下：“这个称呼不太合适吧？……这怕是历史的误会。”

“不。”他语气坚定地，“这是历史的事实。”

从他房间的窗子望出去，新建的傍海东区走廊上汽车一辆紧衔一辆，井然有序地似在大海上飘过。这使我想起了鹭市，想起当年兴建海上长堤之事。那时我是一个团总支的负责人，而他是这总支下的一个支部书记。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便从那里调开，以后彼此

间虽也常见面，但到底因工作变了，而渐少往来。更往后，我来到香港，自然就更疏远了。屈指一算，往事已越三十几年！这次见面，他已是鹭市市长。他肯忙里拨出时间接见，已是不忘故人情了，但他还是这样尊重历史，越见得他的谦虚作风。我在欣慰之余，未免也感到一点赧颜。因为在他向我索取地址而读着我的名片的时候，他忍不住“噢”了一声，然后笑道：“……好嘛，好嘛。”我是深明这个“噢”的含意的，虽然我也相信他后面的赞许是真诚的。

历史开了一场玩笑，我这个向来不懂经商以至不屑经商的迂儒，却当起了鹭市一家合资公司的副董事长。道理也简单，孩子们在香港的生意做开了，想和家乡合资举办一家投资公司，要我出面说去。“这个公司搞好了，会有助于改变家乡面貌。爸爸不是常说要为家乡四化垒几块砖、铺一段路、留一点痕迹吗？”孩子们这么说，我能拒绝吗？以后顺理成章，我便被推为代表私方的副董事长，这个衔头便被印在名片上了。我想解释：这又是历史的误会，但这时金市长却来一个热情的倡议：“难得见面，咱们来拍一张照片吧。”他让我坐在中间，他自己和我太太分坐两旁，背景就是那高速飞驰着汽车的海上东区走廊。那位进进出出忙着、不断和市长耳语着什么青年秘书，按下闪光灯，给我们拍下了这个历史性镜头。

我陡然觉得：一切解释都是不必要的了。社会主义

的金市长和香港资本主义企业的董事长是可以坐在一起继续交朋友的，并可立此存照。这一历史事实，我个人喜欢也好，不太高兴甚至有点小小悲哀也好，我终得承认：历史老人有时近乎开玩笑，但却是严肃无情地调换着人们的位子，赋予每个人以不同的职责。三十五年前，我出身于海外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本应是从商的，怎奈我不是做生意的脚色，又因多读了几年书，反要自命清高而看不起生意人。当时又正逢国家多难之秋，颇有点书生意气，便毅然回国走上参加革命之路。如今却是鬼使神差，叫我代表港方和国家合资做起生意了。这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是螺旋形的向上，还是简单的三十五年一个循环？是历史的戏剧性安排，抑是命运的无情嘲弄？

望着窗外东区走廊上飞驰的车辆，想到此时在我们脚底下的地层里，地下铁路正在掘进，伸延，往日东区的挤迫、混乱和无奈的等待已成过去，新的道路条条畅通，向着未来！联想到三十几年来的中国，尽管道路有崎岖，有曲折，历史的车轮不也正是这样在飞驰、在前进，在塑造着自己新的形象吗？坐在这列车上的每一个人，不也正是在尽着自己职责的时候而塑造着自己吗？回答上面的问题其实并不需要多少思索，承认历史的事实，承认历史总是根据每个人的条件、时间、地点，赋予他以特殊使命。当市长也好，当工人农民也好，当董事长也好，都看他自己能给历史写进去什么罢了。